

敌废弃坦克为“我”所用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军维修保障之特点

■钱 锋 林良军

1973年10月6日,埃及、叙利亚两国军队经过长期筹划、准备,利用伊斯兰教斋月与犹太教赎罪日之机,向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侵占的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发起突然袭击,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此次战争中,作战双方均以坦克作为主要地面突击力量。当时,埃及和叙利亚总兵力45.5万人,坦克约4000辆,其他阿拉伯国家投入兵力5万余人,坦克约500辆;以色列常备军仅11.5万人,坦克不足2000辆,埃叙联军在兵力和坦克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

然而,到战争中后期,以色列军队的坦克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打越多,在以以色列装甲部队中甚至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苏制坦克,这些苏制坦克正是埃叙联军丢弃的“废品”。战争中,以色列保障部队四处搜集埃叙联军废弃坦克上的良好零部件进行拼装修复,先后修复600余辆苏制坦克为己所用。到战争结束时,埃叙联军共损失坦克2600余辆,其中有600余辆被以色列修复后使用;以军仅损失坦克843辆,修复坦克高达3400辆次,也就是说,以军的坦克平均要重返战场接近3次后才被彻底摧毁,相当于坦克数量间接增加了约3倍,再加上缴获修复的600余辆苏制坦克,以色列在战场上投入的坦克数量几乎与埃叙联军持平。这与以色列装甲部队的保障能力密不可分。战前和战争期间,以色列军队在装甲部队的维修保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充分准备。

建立维修体系,缩短后送距离。以军通过预测装甲部队在战争期间可能的损失,详细计算维修工作量和器材消耗量,在战线后方距离不远处设置维修站,采用西奈战场,“百夫长”等英制坦克主要用于戈兰高地方向,在方便作战组织的同时,还为集约高效展开装备保



正在维修坦克的以军后勤人员

障工作创造了条件。反观埃叙联军,后勤保障严重依赖苏联,数量庞大的坦克部队需要从苏联进口零部件。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其零部件的后续补给采取了限制、迟缓和刁难的政策,导致其大量武器装备因缺乏零部件、得不到及时维修而丢弃,作战能力大受影响,原本对以军有优势的坦克部队,也在战争中逐渐消耗。

换件代替修理,提高修复效率。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军队使用美制M88装甲抢修车组成机动修理所,伴随坦克和装甲车辆行军作战,对战场上损坏的坦克就地抢修,尽力减少后送战损坦克数量。据统计,以军战损的坦克中,有2/3在前线就已完成修复,重新投入战斗,只有1/3送回后方工厂修理。同时,以军为提高战场修理速度,采取换件修理为主的方法,保障人员不仅拆卸报废、损坏严重坦克上的有用零部件,还根据战损坦克的不同受损情况,拆卸炮身、炮塔、车体等完好大部件,重新组装成可供作战使用的坦克。战争

中,以军平均用3辆严重损坏或报废的坦克就能组装出1辆坦克,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修配零部件的前送压力。

积极搜集零件,研究敌装备结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后期,以军维修人员及时将埃叙联军丢弃的苏制坦克修复并交付作战部队使用。这一做法,离不开以军在保障领域长期的积累。以军内编有器材回收机构,每次战斗后,器材回收人员立即清理战场,搜集敌方装备物资,从被毁坦克上拆下完好零部件,这些零部件一方面可留存备用,另一方面成为研究敌方坦克性能特点的第一手资料。以色列在前三次中东战争以及第四次中东战争前期,通过搜集阿拉伯国家军队的废弃坦克零部件,对苏制坦克构造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并组织模拟修复训练。尽管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埃叙联军从苏联购买了大量T-55、T-62坦克替换老旧的T-34、T-54坦克,但以以色列保障人员凭借优异的野战修理技术和对苏制坦克基本构造的理解掌握,触类旁通,迅速掌握了T-55、T-62坦克的维修保障特点,为修复埃叙联军废弃坦克为己所用创造了条件。

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军在装备保障方面的优异表现,引起了世界各国军队的关注。美国陆军在战后第4天就派出考察团前往战地考察以军战场维修工作。1975年,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开罗召开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座谈会,期间专门强调研究此次战争中装备保障经验的特殊重要性。许多国家的军队根据此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对战时装备保障的理论、体制、装备和组织与实施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史说新语



百战奇略

有备不败

满宠防偷袭与不列颠空战

■唐 壁 王 昊

《百战奇略》备战篇原文为:凡出师征讨,行则备其邀截,止则御其掩袭,营则防其偷盗,风则恐其火攻。若此设备,有胜而无败。法(《左传·宣公十二年》)曰:“有备不败。”

备战篇大致内容为,凡出兵征伐,在行军时要防备敌人中途截击,驻扎时要防备敌人突然袭击,宿营要防备敌人偷营劫寨,有风的天气要防备敌人火攻。若能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不同防御,就能胜而不败。正如兵法所指:“预有准备,就不会被敌打败。”

战 例

三国时期,魏国军队南征吴国,军队行进到精湖(今江苏高邮北),魏大将满宠率部在前担任先锋,与吴国军队隔水相对。满宠对属下们说:“今天晚上风大,敌人肯定会火攻我们营寨,各位应当加强戒备,做好准备。”魏国军队随后提高警戒。夜半,吴军果然派遣十队人马来烧营,满宠指挥军队突然出击,一举击败吴军。

1940年6月,希特勒急于在进攻苏联前解决英国这个侧后方的巨大威胁,亲自部署“海狮计划”,企图利用空军夺取英吉利海峡及英国的制空权,最终攻陷英国。1940年7月10日,不列颠空战爆发。英国虽然在战机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已建设了遍布全国的雷达网,能够及时掌握纳粹德国空军动向。在雷达的空情支援下,英国得以迅速集中兵力抵抗纳粹德国空军空袭。对空袭效果深感失望且急于东进的希特勒最终推迟“海狮计划”的实施,纳粹德国空军也于1941年6月停止了对英国的空袭。

计谋分析

备战篇旨在阐述出兵作战在行军、宿营过程中,防备敌人突然袭击应注意掌握的问题,既全面,又具体,而且符合战争实际,可以说是经战争实践所证明的客观规律,依此计设防,自然会“有胜而无败”。

正确理解“备”是备战根本前提。备战历来是兵家极其重视的战略大事,从严格的军事原则而言,没有防备的军队,没有防备的军事行动是不存在的。因此,“备”是军队建设和军事行动的第一要义。备战的思想精髓就在于把可能的变故考虑周全,从而早作戒备,争取战争主动权。因此,备战应体现在战争的方方面面,从全局到局部,从战前筹划到战争过程,都应根据预想预测和形势变化对敌可能的行动预有准备。

所谓“备”应当具备两层含义,一是对情报信息的搜集和敌进攻的可能性予以预测准备,不存侥幸心理;二是对应急情况的处置要从“不败”的实战需求出发,戒备与实战必须能够随时转化,真正符合实战需求的战备才有意义,否则备就等于不备。满宠准确判断出吴军可能借夜黑风高突袭烧营,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准备,最终大破吴军,就是一个戒备与实战有效统一和顺利转化的典型战例。

有效保存实力是备战基本要求。作战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消灭敌人的前提,在不同情况下防止敌人袭击,有效保存实力,则是这一前提的前提,也是备战的基本要求。

积极备战设防、有效保存实力说起来容易,但在实战中并非都能成功,何时设防、如何设防以及所防内容是什么,设防的成功与否,防备内容的事先确定等都将与帅的战争经验和军事素养息息相关,也直接决定备战的成功与否。从这个角度看,备战是一种谋略,它是军事指挥员对整个战争形势

的发展进行科学分析后作出的最佳军事部署,是克敌制胜的一种超前行动。尽管德英战机数量差距明显,但由于英国未雨绸缪,战前率先部署了雷达系统,使纳粹德军战机的一举一动均在英军掌握中,形成战场信息的不对称,英军得以有效保存实力,最终取得胜利。相反,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由于美国政军高层的战略判断失误,组织防备松懈,在日军偷袭下,珍珠港美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损失惨重。

大量消灭敌人是备战最高境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战争从来不仅仅只是为了保存自己。以逸待劳、伺机而动,通过有效保存实力,最大限度杀伤敌有生力量以达成战略目的才是战争的最高追求。因此,备战绝不等闲于高垒深池,时刻准备防敌袭击的消极备战,这种被动备战的形式,不但会因彻底失去战争主动权而受制于敌,也终究会落入防不胜防、被动挨打的不利境地。真正的备战,必须是积极主动的攻势备战,所谓“出敌不意,攻其不备”,要能结合自身备战情况,抓住敌防御的薄弱环节,整体防备的同时也要有局部主动进攻,从而想方设法牵制敌兵力,形成强大反击态势,最终完成消灭敌人的最终目标。所以,只有那些善于防备和能够击败敌人的突然袭击,又善于攻其不备而实施突袭取胜的将领,才是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和为将帅者所应效法的榜样。

向来以用兵精妙著称的刘伯承元帅被称为“战神”,就是因为擅长“于无声处听惊雷”,常常能够在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和位置发起突然攻击。他亲自指挥的“七亘村伏击战”,充分利用日军墨守同一地点不重复设伏的规律,放松戒备的有利时机,以3天时间在同一地点两次成功重叠设伏,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在雷达帮助下,英国粉碎了纳粹德国的“海狮计划”



微历史

李光弼的地道战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军名将李光弼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功推为中兴第一”,绘像凌烟阁。平乱期间,在被史思明部叛军包围在太原城后,李光弼命工匠挖掘地道,直通城外史思明叛军营地下。叛军士卒在城外仰头叫骂,脚下一空被地道中唐军拖进地道,沿地道送进城斩首,首级挂在城墙上示众。叛军准备用云梯攻城,李光弼就下令沿城墙挖掘地道,沉重的云梯移动到地道上方,地道便会塌陷,云梯就陷入土坑之中。

李光弼还将诈降战术与地道战术结合起来,派数千人假意出城缴械投降。此时,叛军营地突然塌陷,正在看热闹的叛军乱作一团,唐军乘势掩杀过去,斩杀、俘虏叛军近万人。此后,叛军不敢在城下继续仰头叫骂,走路也低着头注意地面情况,生怕中了唐军地道战的招儿,整日提心吊胆的叛军给李光弼起了个外号——“地藏菩萨”。

海上“三岔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珊瑚海海战是历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会战,美日两国海军从海战爆发前直至海战开战第二天都没有发现对方的确切位置,如同传统京剧剧目《三岔口》中的两个角色一样,明知对方就在附近,但在“黑暗”中还是找不到对方。

1942年5月5日,珊瑚海海战正式开始。日本海军在4月底就派出4艘潜艇建立潜艇警戒线,以提早发现美国海军舰队行踪,但美军舰队在日军潜艇警戒线形成前就已进入预定海域。美军航母舰载机曾对1艘日军潜艇发动攻击,但该潜艇未受到任何损伤,也未察觉到自身受到了攻击。开战当天,日军1架水上飞机发现了美军舰队行踪,但在传出情报前被击落,日军虽然判断该机应为美航母舰载机击落,但还是不知道美军舰队的存在。开战第二天,美军舰队的搜索行动没有发现日军舰队,日军舰队虽然发现了美军的踪迹,但由于气象条件变化,始终未能确定其准确位置。实际上,当天晚上20时前后,美日两支舰队仅相距70海里(1海里等于1.852公里)。直至7日上午,美日双方舰队才发现对方位置。

(陈高祥)



向我八路军投降的日军



小林浅三郎(右)向何应钦呈递投降书

侵华日军向谁递交投降书

■徐 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的代表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正式向同盟国签字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 original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军史馆)举行。受降主官是中国战区统帅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在投降书上签字。

有资料称,在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上,冈村宁次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也有说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递交投降书。

如某县志记载:“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向蓬安人萧毅肃将军双手递交投降书,蓬安人萧毅肃将军只是单手接过其双手递上的投降书,以示中国抗日军人的威严,并维护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可侵犯的神圣尊严。”这段记载有两处与事实有出入:第一,冈村宁次不是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第二,冈村宁次未向萧毅肃递交投降书。

所谓侵华日军,指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进驻中国领土(领海)的日本军队。侵华日军分属几个并列系统,直属日本天皇或日军大本营,从未有统一的最高司令官。

“九一八事变”前,侵华日军有关东军、中国驻屯军、台湾军等几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又先后编设上海派遣军、驻蒙兵团、华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华中派遣军、中国派遣军、华南方面军、第10方面军(台湾军)等,日本海军编有中国方面舰队、高雄警备府。这些部队通常隶属日本

天皇或日军大本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在中国领土上的侵华日军共有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中国方面舰队等部,总兵力约180余万人。

国内有不少书刊称冈村宁次为“侵华日军总司令”或“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显然是不准确的。中国派遣军不包括关东军、第10方面军和中国方面舰队等。日本投降时,进驻中国的几支部队分别直接隶属日本大本营。其中,中国派遣军、关东军、第10方面军直属大本营陆军部;中国方面舰队、高雄警备府则隶属大本营海军部。也就是说,冈村宁次指挥不了其他部队。但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8月17日发布的关于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第一号命令规定,8月24日,日军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统一指挥所属全部官兵及第10方面军(台湾)、第38军(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并统率中国方面舰队,向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投降。

1945年9月9日,何应钦奉命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名义,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主持接受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

中方受降代表5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陆军一级上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海军一级上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二级上将、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陆军中将、空军作战指挥部参谋长张廷孟空军上校。

日方投降代表7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陆军大将、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陆军中将、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海军中将、第10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陆军中将、中国

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陆军少将、第38军参谋长三泽昌雄陆军大佐、中国派遣军参谋小笠原清陆军中佐。

据有关资料记载,整个签降过程中,凡中方交给日方的文件,均由萧毅肃递交冈村宁次;日方交给中方的文件,均由小林浅三郎呈送何应钦。也就是说,冈村宁次并未直接向何应钦或萧毅肃递交投降书,而是交给小林浅三郎呈送何应钦,既然萧毅肃并未从冈村宁次手中接过投降书,所谓“单手”“双手”之说当然就不存在了。

签降过程中,冈村宁次在《中国战区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后,由小林浅三郎将两份降书持至受降席前,以双手呈递何应钦。很多书籍上误称,由冈村宁次向何应钦呈递降书,但从照片看,确为小林浅三郎。小林浅三郎与冈村宁次外形上确实有些像,都是光头、戴眼镜,但小林浅三郎的军上衣是立领,佩带穗带(参谋带),而冈村宁次的军上衣是翻领,无穗带。

在中国政府关于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程序中,并没有文字规定何应钦应用双手还是单手接过日方呈递降书的内容,但按照惯例接受敌方降书不用起立答礼,仅单手接过即可。何应钦竟起立答礼,并以双手接过。不知何应钦能够事先想好这样做,还是“现场发挥”。更让人不解的是,在接受降书时,作为胜利者的何应钦身体前倾的角度比小林浅三郎还大,真看不出是谁向谁递交降书。



链接历史